



# 狗肉将军

# 张宗昌

最显著的、最传奇的、最封建的不顾羞耻的统治者

张宗昌以他的20名不同国籍的姨太太而自豪

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办运

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炒的张督办；也有葱，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

历史人物  
传记小说系列

郭晓畅 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狗肉将军

张宗昌

历史人物传记小说系列

郭晓畅 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狗肉将军张宗昌 / 郭晓畅著. —北京: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5. 4

(历史人物传记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5047 - 5595 - 7

I. ①狗… II. ①郭…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0577 号

策划编辑 宋宪玲

责任印制 何崇杭

责任编辑 宋宪玲

责任校对 饶莉莉

---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68 (发行部) 010 - 52227588 转 307 (总编室)

010 - 68589540 (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 (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5595 - 7/G · 0612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19.25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25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印装差错 · 负责调换

## 祭张宗昌文（代序）

张宗昌，字效坤，绰号狗肉将军、张三多（兵多、钱多、姨太太多）或三不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兵）等。性别：男。民族：汉。生卒年月：1882.3—1932.9。籍贯：山东掖县（今莱州）祝家村。家庭出身：农民、吹鼓手艺人。职务：山东省督办、直鲁联军总司令。职称：义威上将军。学历：私塾一年。掌握何种外语、熟练程度：俄语，口语娴熟，但不会看、不会写。特长：打仗。爱好：吃狗肉（推牌九）、娶媳妇。何时受过何种奖励：1919年、1920年分别被北洋政府授以勋五位、勋四位；1919年被清室小朝廷赐“紫禁城内骑马”；1927年被授以勋一位。何时受过何种处分：1928年、1929年被南京国民政府两次通缉。主要著述：《效坤诗选》。

鄙人老家在山东，虽非张宗昌的掖县同乡，然亦相距不远。素仰此位大名，知其一生极富传奇，为人敦厚、仗义，行事随心所欲、放荡不羁。其随口吟诵的诗作，如“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有朝一日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之类，足可“惊天地、泣鬼神”。而他在二十年间所娶的25名媳妇（一说50余名）更令吾辈汗颜。乃多方收集资料，成小说一部，并于公元二〇一〇年九月吉日，爰祭张宗昌于电脑之前。其辞曰：

张氏宗昌，山东老乡。少年家贫，四处逃荒。做过苦力，玩过刀枪。海参崴胡混八混，上海滩吊儿郎当。战张勋一举成名，攻湖南声震四方。江西缴械，虎落平阳。出走关外，投靠奉张。跃马长城，横跨长江。官升山东督办，受封义威上将。滦州终至兵败，济南意外命葬。



将军性情，豪迈粗犷。喜食狗肉，天下无双。吟诗作赋，出口成章。不知道兵有多少，分不清妻有几房。积攒下钱财无数，到头来精精光光。菽水承欢，孝敬高堂。呼朋唤友，容止汪洋。乐善好施，慷慨解囊。平生恣意妄为，一世风流倜傥。谁言是非功过，却看天地沧桑。

张宗昌千古，万世流芳。来格来歆，伏惟尚飨！

郭晓畅

2015年3月

## ● 目录 ●

- |                   |       |
|-------------------|-------|
| ● 一、俺革命去          | ● 001 |
| ● 二、笑刘邦           | ● 013 |
| ● 三、反革命           | ● 033 |
| ● 四、从南京到北京        | ● 048 |
| ● 五、毛驴阵法          | ● 063 |
| ● 六、紫禁城内骑马        | ● 076 |
| ● 七、忽见天上一火镰       | ● 091 |
| ● 八、“他娘的”与“妈拉个巴子” | ● 104 |
| ● 九、你就是俺爹         | ● 120 |
| ● 十、是骡子还是马        | ● 137 |
| ● 十一、重返上海滩        | ● 151 |
| ● 十二、俺也写个《大风歌》    | ● 168 |
| ● 十三、三国战将勇        | ● 182 |
| ● 十四、萍水相逢百日间      | ● 199 |
| ● 十五、炮打老天爷        | ● 213 |
| ● 十六、关公战秦琼        | ● 227 |
| ● 十七、拉大锯，扯大锯      | ● 241 |
| ● 十八、老虎跑得快        | ● 254 |
| ● 十九、俺是张宗昌，不是张邦昌  | ● 267 |
| ● 二十、再见，冬尼亚       | ● 282 |

# 一、俺革命去

海参崴 1911—张宗昌与冬尼亚的缠绵—组织骑兵团—  
乘俄罗斯邮轮赴上海—张宗昌其人—“吃狗肉”就是推牌  
九一大海上的演讲

## 1. “革命”前夜

人、马俱已集中到船上，天亮就要开拔了，可是我们的革命军骑兵团团长张宗昌同志还在逛窑子。

俄国窑子跟中国窑子没甚区别，所不同的是俄国窑子讲卫生，显得比中国窑子干净。尤其是冬尼亚这儿，简直就是卫生标兵。此妞儿有贵族血统，三不知地就沦为妓女，犹忘不了穷讲究。不仅床上床下、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净，人更干净，细皮嫩肉，流光水滑，雪白大奶胡乱晃动。惹得好汉性起，举起枪，铆足了劲儿，径直杀入阵中，直杀得天昏地暗、洪水泛滥，实在支持不住了，方止。

“好汉爷，今晚真厉害，抽大烟了吧？”声音娇滴滴、喘吁吁的，当然也是麻酥酥的。

“没……没抽。”敢情好汉爷喘气也不匀和。以前，张宗昌曾在中东铁路为老毛子干过活，又在海参崴混迹多年，毛子话说得溜儿，糊弄个妓女不在



话下。那声“好汉爷”，就是他欺负冬尼亚不懂汉话，非要人家这么尊称。“抽大烟这事儿，不是好事儿。”待稍微缓过劲儿来，张宗昌故作正经地说道，“吃喝嫖赌抽，五毒当中，就数第五项需要克制，既败家，又败身子。小浪女，你可一定要注意，千万要牢记啊，不然俺可很生气啊。”张宗昌边说，边掏出一支“炮台”，塞进冬尼亚嘴里，“咱不抽大烟，来支小烟吧。尝尝我们中国货怎么样？”

“那就是吃啥药了，要不表现不会如此生猛。主啊，简直舒服死了。”冬尼亚吸着烟，放浪地吐着烟圈。刚才被张宗昌一通忙活，她的一头金发已然零乱，口红被啃得到处都是，原本俏丽的脸蛋已是“面目全非”。

“也没吃药。靠吃药硬撑，不是好汉所为。哎，想起来了。今晚一帮弟兄为俺饯行，专门上了熊心、豹胆，另加狗鞭一支，莫不是那小狗玩意儿惹的祸？”

张宗昌一脸坏笑。他这还真不是信口开河，故意拿妞儿逗乐儿。在海参崴，这厮白道黑道都熟，中国人外国人通吃，结交下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上山打虎，浑水摸鱼，吃点儿熊心豹子胆，当不算难事儿。前些天他们进山，就刚打死过一只老虎，哥几个啃老虎骨头，红焖老虎尾巴，狂吃了好几顿老虎肉馅饺子。就是这次去上海参加“革命”，在其所带的程仪中，也有东北虎皮几张，熊掌数对，人参、鹿茸若干，烟土好几麻袋，至于海参崴之特产——海参，更不用说。

“那狗东西如何能与好汉爷的相比？以我亲身体验，俄罗斯人、哥萨克人、鞑靼人、高加索人、蒙古人、日本人、高丽人，都不如你们中国人。万能的主啊，即便您亲自光临，也不过如此呀。”冬尼亚的蓝眼睛迷离，犹在陶醉，依然回味。

“哈哈。咱们中国男人有力量！”眼见自己又为祖国争了光，张宗昌咧开大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只可惜俺要走了，不能再陪你了。不过，请放心，走了俺一个，自有后来人。你就等着尽情享受吧。”

“好汉爷要走？去哪里？”

“回国！参加革命去！”

回答很响亮，声音很洪亮。这家伙一高兴，也不管军事机密不机密的，什么都往外秃噜。



“主啊，连你也参加革命了？革谁的命？你们大清国也有革命党了？”

一听到“革命”两字，冬尼亚不免紧张。

“革小皇帝的命啊。皇帝轮流做，明年到俺家。爱新觉罗氏坐金銮殿已有好几百年了，也该换换旁姓了。我们的组织称作同盟会，领头的名叫孙中山，还有个叫黄兴的。我们的口号是：驱逐鞑……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平均什么来着？俺记不清了。”

“那你们是不是也共产共妻？见富人就杀，见女人就抢？这边穷党闹得可是太凶。”

“没这么邪乎吧？还共产共妻。俺认为，共产还可以，有钱同花，有饭同吃，共妻则着实不妥。难道放着自己的老婆不睡，让别人去睡，自己再去睡别人的老婆？这不明摆着要乱套吗？不妥，不妥，委实不妥。鄙国与贵国，国情不同，革命手段肯定不一样。你不要动摇俺的军心，打击信心和决心。”

“但愿如此。”冬尼亚叹了口气，“祝好汉爷成功。只是你这一走，还会回来吗？我会很想你，好好想你的。”她扭过身子，照准张宗昌的腮帮子狠狠地亲了一口。

“这要视革命情况而定。如果成功了，俺一定带着胜利的喜悦来看你；如果失败了，更得看事不好，撒腿就跑，到你这里来躲避一时。俺总不能眼睁睁地，傻乎乎地，让他们当成‘乱党’抓了吧。”

“要不……你也带我一起走？”冬尼亚饱含深情，充满期待。这一方面是中外姨子的惯用伎俩，嘴上说想着、念着，打死也要跟着，其实跟谁说都是这一套，不能当真，另一方面，她对张宗昌也确实动了心思。这位来自异国的男人正值壮年，近一米九的个子，人高马大，虎背熊腰，很讨女人喜欢。人又极豪爽、仗义，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惜倾囊相助，对女人更是格外大方，毫不吝啬。能嫁这样的男人，有个归宿，也算不枉此生。因而明知张宗昌在国内早有妻室，且不止一位，冬尼亚也情愿以身相许。怎奈这家伙并不领情，每每提及这事儿，总是推托，敷衍了事。

“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使不得。”这一回，张宗昌也是大摇其头，意志竟然非常坚定，“俺这次回去太过危险。革命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掉脑袋的事情。此番回国，俺早已把脑袋挂到了裤腰带上，死了俺一个不要紧，哪能让你也跟着担惊受怕呢？”他说得郑重其事，很像回事儿。冬尼亚的这颗不安分



的少女之心，他何尝不知？本来他就不是盏省油的灯，这方面嗜好相当严重，平常找都找不着呢，如今到嘴的肥肉，焉能不吃？只是对于俄罗斯女人，张宗昌颇为忌惮，有些享受不了。白种女性，口味太重，做那事儿太过凶猛，简直玩男人于股掌之中。以张宗昌这等好身板，尚有些抵挡不住，每嫖一次，总有一种被嫖的感觉。常常是养精蓄锐，硬着头皮玩过，即三月不知肉味，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这要偶尔为之、图个新鲜也罢，真要娶进家门，天天伺候，如何消受？哪还有精力再去想别的女人？罢了，罢了。“小浪女，你还是在海参崴好好待着，等俺胜利的消息吧。”张宗昌拿过自己衣服，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摞钞票，“这些都给你了，反正俺回国也花不出去了。他娘的，同样是钞票，一个国跟另一个国的咋就不一样呢？甚至有时一个地方跟另一个地方的还不一样。”

“这……这也太多了吧？”冬尼亚张大嘴巴。那一大摞卢布，少说也近一万。按理说，她也不是没见过钱的主儿，但一次性接受这么一大笔数目，还是吃惊。上帝啊，一万卢布够打多少炮呀！纵然自己长得好些，年纪轻些，身价高些，以每炮十个八个卢布计，也能玩个千八百炮的，玩它三年五载绰绰有余。他又不是不知道钞票能够兑换，按时下行情，一卢布差不多要合一块大洋。“主啊，实在是太多了。”

“不管多少，给你的就是你的了。”张宗昌满不在乎，“这些钱，你可以寄回家里，也可以留着自己慢慢花。俺建议你以后别干这一行了，就拿它当本钱，做个小本生意。开面包房怎么样？你做的列巴，就是比别人做的好吃。还有你秘制的红肠，瞅着就香。”

“嗯，嗯……”

“不想自己干，跟别人干也行。海参崴，俺熟人多，与一个叫谢米诺夫的最为相熟。那伙计开了家手枪牌火柴厂，家大业大，神通广大。要不，俺留封书信，给你介绍介绍？也说不定你们早就认识了。他晚上经常瞒着老婆，出来逛窑子，肯定光顾过你这里。”

“嗯，嗯……”

“说话呵，别光嗯嗯呀，像达到了高潮似的。”

此时此刻，冬尼亚哪来的潮起潮落。她是为那一万卢布感动，进而激动。“好汉爷，你对我太好了。愿主保佑你平安。不知何时再相见。小女子无以为

报，你就……上来再打一炮吧。”

“不行，不行。时间来不及了，俺必须走了。这儿女情长就是耽误事儿。”

一听说还要打炮，吓得张宗昌赶紧穿裤子。他急巴巴地穿戴好，与冬尼亚“别窑”。按照事先约定，他叫醒了住在附近的马车夫，跳上马车。

马铃儿叮当，马蹄嘚嘚，车轮吱吱嘎嘎。在海参崴 1911 年黎明前的黑暗里，张宗昌奔向港口，踏上了“革命”征途。

## 2. “吃狗肉”

“哎呀，宗昌同志，你可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刚走近船边，就听见有人喊。十一月海参崴的凌晨冷得厉害，邮轮门口也不暖和，那位来自上海的革命党代表却浑身是汗。

“哪能不回来？大丈夫一言既出，四匹马难追，即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俺还提前了十分钟呢。”张宗昌得意地晃晃手中的怀表。

“是提前十分钟。可部队已经集合，马上就要出征，如此重要时刻，他们的最高长官却彻夜未归。你到底去哪儿了嘛？”

“去烧窑了。解决一下个人问题，以便集中精力投入革命。”张宗昌这人一向直来直去，倒是什么也不避讳。“早知道你这么着急，约你一块儿去就好了。大敌当前，好好放松放松。”

“烧窑？什么烧窑？”

“就是逛窑子，玩女人。看来你除了革命知识，其他知识匮乏，该好好补一课。”

“什么呀。”党代表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同志，你现在是一名军人，而且还是军事首长，就应充分意识到军人的使命与责任，不忘军人的纪律与要求。只顾自己风流快活，有没有想到会影响整个军事部署，打乱我们的军事计划？你这样做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昨晚见你不在，有些士兵临阵逃脱了。”

“真他娘的胆小鬼。俺不是让程国瑞、王栋他们看紧点儿吗？怎么还是有人跑了？本来多好，全体人马分作三队，每队二百五，总共七百五，大吉。昨晚溜了多少？现在还剩多少？”

“走了 28 名，中间又有 7 名归队。另外，一些人才得知是你率队伍奔赴



革命的消息，跑上船来，坚决要求加入的8名。”

“哎呀，俺是大老粗，算不了细账。你别啰唆，直接说现在还剩多少人吧。”

“共计737名。”

“七三七，三七二十一。二五一七，取一数。一点墨花，春世界。求福当有，笛音送。”张宗昌煞有介事地掐掐手指头，口中念念有词。“也是大吉大利。我们睡觉去吧。大清早起来就站在这地方，你也不嫌冷。瞧你满头大汗的样子，不知是冷的还是热的？”

“宗昌同志，汽笛已鸣响，如同吹响了前进的号角。建议集合队伍，做一下出发前动员。”

“弟兄们睡得正香，就别打扰他们，胡闹腾了。反正木已成舟了，船都快开了，生米做成熟饭了，这回他们是想跑也来不及了。走，回屋睡觉去。”

“还是应该动员一下。”

“你不睡，俺可要睡了。昨夜一夜未眠，困死俺也。”

这厮打着哈欠，一头钻进专为他准备的“头等舱”，即指挥部，补觉去了。把个党代表晾在那儿，尴尬得不行。没办法，碰上这茬儿，实在没办法。也是革命正在用人之际，鱼龙混杂，什么人都要用上。不然，哪有那么多的仁人志士肯为革命振臂一呼而赴汤蹈火出生入死不要命？本年十月，武昌首义，各地群起响应，黄兴、陈其美诸位号召大兴义师，准备在南方成立革命政府，同时加紧北伐。那陈其美自光复上海、就任沪军都督后，就极热衷这事儿。可他又深知，以革命军目前之兵力、装备，尚不能与清军抗衡，特别是几乎没有骑兵，怎敌得过那马上得天下的满清？便想从东北招募人马，敌人却又防范甚严，不易着手。冥思苦想，考虑再三，想出了从海参崴招募、由海上南下的法子。

然江湖之大，谁是引荐之人？英雄难觅，何人堪当大任？上海来的革命党代表秘密到达海参崴，寻来觅去，最后找到了一个叫张宗昌的人。

张宗昌，家住山东掖县祝家村，少年家贫，其父是吹鼓手，其母改嫁。“一流秤，二流斗，三流屠户，四套狗，五修脚，六剃头，七娼，八唱，九吹手。”作为下九流中最下者，张宗昌在村里好歹念完一年私塾后，即学做吹鼓手，四处打短工了。家里穷得叮当响。纵使他身强力壮，又师从父亲，吹得

一手好喇叭，也难保证天天填饱肚子。别人娶媳妇，自己更是只有吹的份儿，眼馋的份儿。老家不好待，就去闯关东。张宗昌过营口，走奉天，奔吉林，到哈尔滨，干过宝局小伙计，下过煤窑，修过铁路，当过镖手，做过胡子，贩过大烟，淘过金，打过猎。日俄战争时，他还曾率队替俄国人打过小日本的游击。在东北混了快十年，张宗昌吃苦受累不少，七混八混，到底没混出什么名堂。这才来到海参崴，充任当地华商总会的门警头目。

自此张宗昌的日子算是稳定下来，并以其骁勇和慷慨大度，赢得了盛名。海参崴时为俄国在远东的唯一军港，也是唯一商港。因历史和地缘关系，中国人居留其间经商者众，犹以掖县人居多。还有一些人是在国内杀人越货、强取豪夺后跑过来藏匿，或又重操旧业、聚啸山林。张宗昌到此，正好气味相投，与之称兄道弟，朋比为奸。做商会门警，原无多少事情，即使有事，张宗昌也能立马摆平。他便时常出入赌场、烟馆、茶楼、酒肆、戏园、娼寮，寄情声色，倾心交游，身边大批狐朋狗友，唯他马首是瞻。那掖县同乡程国瑞、王栋，山东梁山县老乡褚玉璞等，都是与他一起磕过头、饮过鸡血的兄弟。如此见多识广、能力非凡之人，当革命党代表前来，不找他找谁！

张宗昌觉得这笔买卖划算。此前他已隐约听说过辛亥革命的消息，也耳闻孙中山、黄兴等人大名。在他看来，什么革命不革命的不重要，同盟会、光复会是不是乱党也无所谓，他只知道，革命就要拉队伍，拉队伍就能当官，当官就能发财、多娶老婆。眼见自己漂泊异乡多年，随波逐流，虽逍遥自在、风流快活，终究没多大意思，不如趁此机会，回国大干一番。他把这一想法告诉弟兄们，全部赞成。去商会那儿一说，亦表同意。都说是华侨爱国，如今欧美、日本、东南亚的侨商早已行动起来，为孙中山的革命捐款捐物，海参崴华商不能总居人后。商会就将所属门警枪支，除酌留小部分作保安之用，其余全都慨然相助。华商私人购置大小枪支以图自卫者不少，也感于时势需要、同乡情谊，自动捐赠。得到了这么大的支持，张宗昌遂打出旗号，很快招起四五百人，全是身手敏捷、好斗成性之徒。他又亲自上山，说服了几股胡子，连人带枪，又是二三百号。这样，就有了近一个团的建制。依当初与革命党代表的协议，张宗昌成了团长，只等南下之后，正式任命了。

有人，有枪，再去买马。哥萨克骑兵凶猛剽悍，素来有名，张宗昌即聘请几位做教官，教了些骑兵要义，练了练队列、劈杀、战术。至于射击，则



无须练习。队伍中多半原先就是靠这吃饭的，个顶个枪法神准。不说别人，单说张宗昌本人，骑射皆精，一把短枪在手，跟玩儿一样，根本不用瞄准，指哪儿打哪儿，随心所欲。那些老胡子、小胡子、红胡子、黑胡子，无不折服。经过短暂训练，一帮乌合之众，竟真有了些革命成色。

张宗昌这个高兴。大海之上，邮轮轻轻摇晃。他脚踏浪花，头枕波涛，呼呼大睡。梦中飞黄腾达，有屋千栋，良田万顷，最主要的是，媳妇儿数也数不清。

“大哥，起来，起来，吃狗肉，吃狗肉。”

从早上到晚上，睡了整整一天，张宗昌还是不醒。急得小兄弟程国瑞过来掀他被窝。

“吃什么狗肉，俺都快饿死了。先拿块列巴，抹点鱼子酱，来根红肠，填饱肚子再说。”张宗昌搓搓眼，伸伸懒腰。“多吃点儿老毛子饭吧，回去后，怕是没这口福喽。”

“那大哥快吃快喝，吃完后，一定要吃狗肉。”

“中，中。”

这事他不可能不痛快答应。刚才程国瑞说的“吃狗肉”不是真的把狗肉端上来大食朵颐，而是推牌九的通俗叫法。张宗昌嗜赌如命，什么麻将、骰子、轮盘、扑克，无所不能，推牌九尤为精通，情有独钟，隔两天就得“吃”上一回。真要让他吃真狗肉，他还不大乐意呢，嫌有股子土腥味儿。以前偷鸡摸狗，甭管公狗、母狗，摸来后一律开膛破肚，大卸八块，一顿顿猛吃，都吃伤了。如今除了狗鞭他还能对付两口外，别的基本不感兴趣。

按大哥吩咐，程国瑞派人去取列巴。今晚时间紧张，顾不上喝酒，张宗昌简单往嘴里塞了点儿，即抹了桌子另上席——“吃狗肉”。干别事儿不好招呼，推三推四，一听说是“吃狗肉”，都争先恐后，蜂拥而至。本着优中选优的原则，张宗昌、王栋、程国瑞及本团团副，四位长官各就各位，开始忙活。一夜下来，不亦乐乎，好不热乎。哥儿们玩累了，就去睡觉。再到了晚上，酒足饭饱之后，会抽大烟的，抽几口，过过瘾；不会抽的、又苦于船上没女人、无炮可打的，只好污言秽语、胡言乱语一通，过过瘾，然后凑起来，继续“吃狗肉”。一连几日，都是如此。从海参崴到上海，路途远，航程长，需要八九天，可让他们逮着机会了。

长官们忙成这样，士兵焉能闲着？早就放了羊，乱了套，成了一锅粥了。骑兵团这次开拔，准备得还算充分。在协议中，已讲明一切南下旅费、遣散恩饷均由即将成立的中央革命政府负责筹拨，当地华商又多有捐赠，因而费用宽裕，开支无虑。部队不仅好枪、快马齐备，粮草、饷银也足。大米白面、猪肉粉条、土豆牛肉、酸菜豆腐，又加船行海上，随便拉几网，就是大批的鱼虾，一团人可劲儿吃去。考虑到弟兄们刚下山，口味还刁，烟、酒绝不能少，不能不敞开供应。于是乎，弟兄们一天三顿，顿顿大鱼大肉，大碗喝酒，猜拳行令，吞云吐雾，日子如神仙一般。没想到初尝革命的滋味，居然是这么好受。

吃饱了撑得慌怎么办？那就没事儿找事儿，惹是生非。弟兄们东一团，西一伙，打麻将、下棋、甩扑克。也有学长官“吃狗肉”的，有四处追逐打闹的，有唱粉词淫曲儿的，有爬至邮船高处、放眼四海、作远眺祖国状的，有站在甲板上往海里撒尿、誓将自己体液汇入重洋、变为沧海之一粟的，个把老实点儿的，选背风向阳处，袖了手，晒日头。幸亏这次航行没有其他旅客，只这一帮凶神恶煞，否则，不定会闹出什么事儿来。

看到这等状况，党代表急得不行。整团人马，一盘散沙，毫无组织，漫无纪律，把船上弄得乌烟瘴气，匪里匪气。自登船以来，团长就没开过一次会，研究过一次问题，安排过一件事，队伍也从未集中过一次，训导、操练过一次。若不严加约束，听之任之，那还了得？他多次去找张宗昌商量，请求他整饬军容，管管风纪，最起码能稍微收敛些。可这家伙不是“吃狗肉”，就是睡觉，根本不听这一套。总强调部队情况特殊，弟兄们一时不服管教，难以管教，也不敢管教。又说这回南下是去冲锋陷阵，免不了流血牺牲，上阵之前吃顿饱饭，喝碗酒，吆喝两句，咋呼几声，并不为过，既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又体现了人道主义。听得党代表脑袋发晕，心里郁闷。想不远万里、费尽心思地请来这么一群人，哪是壮大革命队伍，增添力量，分明是引火烧身，引狼入室，烧香惹出鬼来了。怪不得这次来海参崴招兵买马，俄地方当局睁只眼闭只眼，并没提什么抗议，也没从中阻拦，原来是早已领教过这帮人的厉害，巴不得他们快些离开，正好消除一方隐患呢。

在海上走了八天八夜，到了第九天清晨，眼见快到长江口，就要抵达目的地了，党代表再也按捺不住，想无论如何也要找张宗昌说道说道。





“宗昌同志，时间紧，军情急，请立即停止‘吃狗肉’。”

“怎么了？有敌来犯，鞑子来袭？他娘的！要坏事！我们可都是旱鸭子。”

“没遭遇敌人。是天快亮了。我们自海参崴起航，经日本海，穿朝鲜海峡，越黄海，驰东海，就要抵达长江口了。大海苍茫，东方欲晓，太阳就要升起，我们也将奔向光明。”

“嘿，你不要大惊小怪的好不好，还每次说话都像唱歌似的，老娘们儿的脸皮——文绉绉（纹皱皱）的。”张宗昌很生气。“瞧俺这手好牌，至尊宝，猴王对呀，丁三配二四，百年都不遇，千年等一回啊，都让你给搅黄了。”

“‘吃狗肉’事小，失去革命的高风亮节和民族大义事大。张宗昌同志，你难道忘记了此行目的，甚至自己的身份?!”

党代表这次决意要强硬些，再不能让他糊弄过去，蒙混过关。

“俺有啥身份？俺打小就不是东西，长大后是个祸害，专门爱招女人。”

“你现在是革命军骑兵团团长。当然了，目前还没有正式任命。如果干得好的话，委任状会马上下发；如果干不好……”

“干得好，干得好。哪能干不好呢!”听到这话，张宗昌方才回过味来。“你说什么，俺听着就是。今后俺一定痛改前非，戴罪立功，浪子回头金不换。”

“革命阵营是纯洁的、高尚的，同志，再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吃狗肉’了。”

“对，对。‘吃狗肉’不能明目张胆、大张旗鼓、血盆大口，要低调、低调，再低调。”

“刚才船长说了，只需一个小时，即可进入长江口。我已经发电报，与上海总部取得了联系。请你马上吹起床号，叫战士们起床，整理内务，收拾行装。”

“是要吹号，叫床，让他们好好收拾一下。不过，可能要费点儿工夫。这帮狗杂种回趟国，带的东西多，零零碎碎的，每人都是两大包袱，跟逃荒一样。”

“收拾完后，即刻吹集合号，把队伍召集起来，宣讲革命形势，进行战斗动员，强调组织纪律。”

“中！到时候弟兄们一定全到，摆好队形，保持好序列，请你好好讲



一课。”

“不是我讲，是你讲。”

“这……恐怕不行吧。俺从来没讲过呀。还是你讲。耍嘴皮子的事儿，正好你最擅长。”

“你是团长，我怎么能代替得了你？况且，就你这帮弟兄，我讲话他们能听吗？宗昌同志，你一定要上去讲，好好讲。”

“俺实在讲不了，不要赶鸭子上架。”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你到底讲不讲？”

“讲……讲。”

张宗昌哭丧着脸，很不情愿地答应下来。

### 3. 海上动员

演讲这事儿，也确实难为了人家张宗昌。别看他平时话多，跟女人伶牙俐齿、油腔滑调，打牌时吆五喝六、云山雾罩，但正式场合讲话很少，所谓“狗肉上不了大席”。这回被逼无奈，也就只好硬着头皮登场，搜肠刮肚地乱说一通了。

“同……同志们、弟兄们，你们好不好啊？”

“好。”“不好。”“好啥呀！”“不错。”“还行。”“不咋地。”“凑合。”“不怎么样。”……

下面立时开了锅。张宗昌没讲过，敢情弟兄们也没听过。都是绿林出身，街头混混，哪经过这阵势，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因而应答得很不齐整，乌七八糟。张宗昌的脸有些挂不住。

“他娘的。你们好不好俺也不管了，反正鞋子大小脚知道。今天，俺在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讲一讲。弟兄们来得这么‘茂盛’，敢于捧俺的场，捧革命的场，真使俺蓬荜生辉，感恩戴德。但是，俺有言在先，丑话讲在前头。俺个儿高，高高在上，高瞻远瞩，也是粗人，粗制滥造，根深叶茂。像俺这等又高又粗之人，肯定不会说话，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要是有说得不对的地方，大伙儿应该自我批评，互相原谅。

“说来说去说什么好呢？孩子没娘，说来话长。我们这帮人过去见了官兵